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十八春》最初是以连载形式刊登在上海《亦报》，当时张爱玲所用的笔名是“梁京”。正式结集成书当在1950年。1966年，张爱玲赴美期间对其修改，并改名为《半生缘》，后收入到皇冠出版社的《张爱玲全集》中。

说起《十八春》来就仿佛有无数的话要说。那是除《红楼梦》和《牛虻》之外，第三本让青春期的我每读必大哭的小说，也一直被我奉为张小说之圭臬。后来上高中了，看电影版《半生缘》，看到结局时曼桢与世钧在小饭馆里紧紧相拥，心下大感诧异，我认识的曼桢和世钧好像全不是这样的；到后来在大学看了《半生缘》，方才晓得是张爱玲自己亲手画的，续的貂。她常说从小熟读《红楼梦》本子，看其他版本，遇到眼生点的字会自己跳出来，看高鹗续的后四十回完全看不下去，觉得“气味不对”。不料张迷们看完《十八春》再看《半生缘》，竟也会同样遇到“气味不对”的困境，作者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我现在手头没有安徽文艺版的《十八春》，只有一本十月文艺出版社引进皇冠版的《半生缘》，与网上下载的《十八春》版本对比，主要不同之处在于：  
1.《十八春》共十八章，《半生缘》共十七章。  
2.许叔惠去延安改为

去美国留学。  
3.张慕瑾改名为张豫瑾。(这其实是最无关紧要的改写，大概只是为了音节更铿锵好读)。原作中张被诬为汉奸逮捕，其妻被迫害致死。现改为张妻被日本人杀害，张被抓后逃生，去了大后方。

4.书中最后沈世钧、顾曼桢等前往东北参加革命工作一段被删。故事到沈、顾二人重逢即告结束。  
5.也就是说，整个《十八春》中，沈世钧、顾曼桢相识的时间为十八年；在《半生缘》则改为十四年。即书中的前两回首先不同。

之所以作此大改，大抵是因为张爱玲赴美后无法在大陆发表作品，主要面向台湾和北美市场读者，所属意识形态有变，需要“去政治化”的缘故。然而读者介意的却并不是意识形态，在意的只是为我们所熟知的男女主角面目突然变形，自然要抱怨叫屈。

先看《半生缘》结尾：“凭豫瑾对她的情分，帮助她还债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世钧顿了顿，结果还是忍不住，仿佛顺口问了声：‘他有没有再结婚？’曼桢道：‘没有吧？’向他笑了笑，道：‘我们都是寂寞惯了的人。’世钧顿时惭愧起来，仿佛有豫瑾

在那里，他就可以卸责似的。他其实是恨不得破坏一切，来补偿曼桢的遭遇。他在桌子上握着她的手，默然片刻，方微笑道：‘好在现在见着你了，别的什么都好办。我下了决心了，没有不可挽回的事。你让我去想办法。’曼桢不等他说完，已经像受不了痛苦似的，低声叫道：‘你别说这话行不行？今天能见这一面，已经是……心里不知多痛快！’说着已是两行眼泪直流下来，低下头去拍起手背拭拭。

……  
“他们这壁厢生离死别，那头他家里也正难舍难分。……”  
“翠芝忽然微笑道：‘我想你不久就会再结婚的。’叔惠笑道：‘哦？’翠芝笑道：‘你将来的太太一定年轻、漂亮——’叔惠听她语气未尽，便替她续下去道：‘有钱。’……在一片笑声中，翠芝却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足。”

这样长篇累牍的恋爱心理描写，反反复复的纠葛譬喻，竟敌不过《十八春》里最后的一句话况味无穷：  
“他心里想着，应当怎样去促成他们的事情。台上的‘光荣灯’正演到热闹的地方，锣鼓喧天。世钧偶尔别过头去一看，他旁边的一个座位却是空的。慕瑾等不及剧终，已经走了。  
世钧愕然地微笑了。他是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祝福。”  
《半生缘》结局的改写，把傅雷批评张爱玲不好的地方，比如男女情感庸俗化、模式化，比喻精妙得近乎匠气，几乎全方位展示了个淋漓尽致。我们认识的世钧和曼桢绝不是那样的，十几年不见（哪怕不是十八年而只是十四年吧），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幸幸福的婚姻生活，竟然可以随随便便热烈地拥抱着在一起，并轻易试探、揣测对方情形，处处为自己开脱。世钧说要打破现状，曼桢略微表示了异议，他就悲痛地承认：是的，绝对是回不去的！这里的世钧，哪里还是那个“就像一棵菜一样，只有心最好”的世钧，竟成了旧戏文里风流多情、同时又绝对

自私的张生。同时这结局更雾散了叔惠：从一个不过偶尔风流自赏的漂亮工程师，竟变成吃女人软饭的行家了；而这样的叔惠一言一语地和自己调情，翠芝竟还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至此，我们若开始怀疑起这爱情曾经存在的可信度，至少也不由得要质疑翠芝的趣味和眼光。

总之，恐怕不是每一次作者的“披阅十载，增删十次”都必然为文本增色。大多数时候，文与人，福至心灵，全在乎天意和命运。一九五零年尚未离开大陆的张爱玲，情伤远未成为旧创，或者写作《十八春》时还正带了新鲜的切肤之痛；而一九六六年远赴重洋后，舆论作者是否受意识形态和力图开拓新市场的影响，刻意抽离时代改写成个旧上海哀感顽艳的故事；恐怕更糟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走向竟因这种无法确定原因的改写而偏离真实的逻辑轨道。事实上，男女之间最悲伤的结局，不过就是相对无言，只“惘惘地微笑”。有多少我们爱过的人，又

最终只能“落得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祝福”？  
一个中肯赞赏张爱玲自然懂得的，并曾书写得极好；我爱读那时的她。而后她去了美国，我便渐渐不认得改《十八春》、《小艾》的爱玲，而对写作《赤地之恋》和《秧歌》时的她，更感睽违陌生。然而我亦愿意用力体谅她的身处异乡，“在人矮檐下”、“在山唱山歌”的无可奈何。她晚年给我们带来《小团圆》，那个我深爱的爱玲好像又回来了，不管世人如何轻视嘲讽，嗤笑小团圆未若不团圆，然而我此时已不是敬若神明的敬，更多的却是爱怜了：临水照花人，原也只是肉身凡胎的人间女子。有爱，有恨，也有看不

透的悲伤我执。生命里最深刻的一段记忆，原来还只不过是男女，是自己，而非“故事”。  
(张爱玲小说的德语翻译者和研究者、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马海默先生，在今年书展的“文学对话”，将使读者对张爱玲作品研究有新的见识。——编者)

拉姆拉错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天女之魂湖”，湖面海拔5000多米，为一高山淡水湖，湖面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形似椭圆，犹如群山环抱的一面镜子，景致秀美。  
此次的西藏之行，我们特别安排了去看圣湖。一大早，我们便整装出发，前往海拔五千多米的圣湖拉姆拉错。汽车从林县出发经过朗县、加查县，一路上，人车稀少，途中遇到5次边防部队的哨卡查验身份，沿途的蓝天、白云、雪山、圣湖，使我们暂时忘了悄然而至的高原反应，驱车7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拉姆拉错。到了圣湖的山脚下，我们正准备下车，突然下起了大雨并夹着冰雹，无奈被困在了车里，气氛一下子沉闷起来，大家千里迢迢来到西藏，舟车劳顿，一路颠簸赶到这里，就这白白来了吗？同伴中几位年长者都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我只好暗暗祈祷老天被我们的虔诚感动。突然，不知谁叫了起来：太阳出来了！果然，雨停了，山路上尽管湿漉漉的，但洒满了阳光，大家立即兴奋起来，经过商量后决定，我和老马体力尚好，由导游普次带领上山看湖。我们仨准备了一番，装上上阵，只带了一小瓶水和手机就上山了。没走了几步，我们就气喘吁吁，耳边除了呼呼的风声，只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好像要蹦出胸膛。坡陡路滑，走50米，就歇一歇，喝口水，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仰望无尽的山路，我真想打退堂鼓了，回头看看老马，嘴唇微紫，大口喘着气，我不禁怀疑：是否能上得去？好在导游普次一路上一直搀扶着我们，不断地给我们加油鼓劲。走走歇歇，不知不觉成功地抵达了山顶。山顶的观景台实在是太小，根本算不上观景台，另一面就是悬崖峭壁，经幡和玛尼堆布满山头，山顶的石头上坐着十来个藏民、僧侣和游客，他们或手持念珠，或嘴唇翕动，或只是默默呆坐着望着湖面，非常虔诚。我凝望着传说中神奇的圣湖，湖面在阳光和山风中可见层层涟漪，却始终望不见湖中的幻像，望不见自己的前世今生，但坐在这寂静的山巅，想起一路的艰苦跋涉，想起当下的心情，不禁虔诚地祈祷起来。下山的路轻松多了，可是半路上又刮起了大风，还下起了雨并夹着冰雹，我们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在这节骨眼上，老马的鞋带松了，此时虚弱的他已无力蹲下身子系鞋带了，普次蹲下身子帮他系好了鞋带，又用他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了我冰冷的手，我的内心涌过一阵暖流，为他的淳朴善良而感动，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顺利下了山。

告别拉姆拉错，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行进，这一路都是没有修好的石子路，非常颠簸，右边是滑坡，左边是万丈悬崖，车窗外是翻着白浪的雅鲁藏布江，但我们看到了最为原始和壮观的自然风光。后面的旅程，我们期待着看到更美更震撼的风景……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说回故事本身。这电影跟《喜剧之王》的主题差别其实很大。周星驰演绎的是草根小人物，但《煎饼侠》再不济也是一个明星。这电影同样不是《鸟人》，《鸟人》里迈克尔·基顿梦想的光辉起码是演艺的高峰，而且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煎饼侠》里“大鹏”的梦想呢？是拍一部超级英雄的电影？还是自己去做一

爸爸缺席  
叶露

知识什么的。”他们都是男性，各自的阐述似乎都带着对自己性别角色的理解，也不乏反思。有女性朋友在讨论中就幽上一默：“敢于冒险，传播知识，买单，嘿嘿，现在妈妈们不是都替代爸爸了？重重的箱子，不也是妈妈大力士一拎而起？”众人大笑。  
小学，中学，参加孩子的家长会，发现，跟以前都是妈妈来参加家长会的情况比，爸爸来参加的人数比率，倒是在越益增加。甚至是一半对一半。也许孩子的学习还是一个家庭中最为重视的。旅行、娱乐什么的，就让爸爸们放纵一下天性啦。

而人生的某种时刻，比如女儿出嫁，一定是由爸爸在婚礼上挽着女儿的手臂，把千金交给新郎。庄重与温情的画面，感动现场来宾。这个特殊时候的爸爸，可不能像家庭旅游一般，能逃则逃。  
朋友的女儿举办婚礼时，他作为父亲没有像别的父亲一样，牵着女儿的手，把她的手交到新郎手中，

透的悲伤我执。生命里最深刻的一段记忆，原来还只不过是男女，是自己，而非“故事”。  
(张爱玲小说的德语翻译者和研究者、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马海默先生，在今年书展的“文学对话”，将使读者对张爱玲作品研究有新的见识。——编者)

拉姆拉错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天女之魂湖”，湖面海拔5000多米，为一高山淡水湖，湖面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形似椭圆，犹如群山环抱的一面镜子，景致秀美。  
此次的西藏之行，我们特别安排了去看圣湖。一大早，我们便整装出发，前往海拔五千多米的圣湖拉姆拉错。汽车从林县出发经过朗县、加查县，一路上，人车稀少，途中遇到5次边防部队的哨卡查验身份，沿途的蓝天、白云、雪山、圣湖，使我们暂时忘了悄然而至的高原反应，驱车7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拉姆拉错。到了圣湖的山脚下，我们正准备下车，突然下起了大雨并夹着冰雹，无奈被困在了车里，气氛一下子沉闷起来，大家千里迢迢来到西藏，舟车劳顿，一路颠簸赶到这里，就这白白来了吗？同伴中几位年长者都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我只好暗暗祈祷老天被我们的虔诚感动。突然，不知谁叫了起来：太阳出来了！果然，雨停了，山路上尽管湿漉漉的，但洒满了阳光，大家立即兴奋起来，经过商量后决定，我和老马体力尚好，由导游普次带领上山看湖。我们仨准备了一番，装上上阵，只带了一小瓶水和手机就上山了。没走了几步，我们就气喘吁吁，耳边除了呼呼的风声，只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好像要蹦出胸膛。坡陡路滑，走50米，就歇一歇，喝口水，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仰望无尽的山路，我真想打退堂鼓了，回头看看老马，嘴唇微紫，大口喘着气，我不禁怀疑：是否能上得去？好在导游普次一路上一直搀扶着我们，不断地给我们加油鼓劲。走走歇歇，不知不觉成功地抵达了山顶。山顶的观景台实在是太小，根本算不上观景台，另一面就是悬崖峭壁，经幡和玛尼堆布满山头，山顶的石头上坐着十来个藏民、僧侣和游客，他们或手持念珠，或嘴唇翕动，或只是默默呆坐着望着湖面，非常虔诚。我凝望着传说中神奇的圣湖，湖面在阳光和山风中可见层层涟漪，却始终望不见湖中的幻像，望不见自己的前世今生，但坐在这寂静的山巅，想起一路的艰苦跋涉，想起当下的心情，不禁虔诚地祈祷起来。下山的路轻松多了，可是半路上又刮起了大风，还下起了雨并夹着冰雹，我们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在这节骨眼上，老马的鞋带松了，此时虚弱的他已无力蹲下身子系鞋带了，普次蹲下身子帮他系好了鞋带，又用他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了我冰冷的手，我的内心涌过一阵暖流，为他的淳朴善良而感动，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顺利下了山。

告别拉姆拉错，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行进，这一路都是没有修好的石子路，非常颠簸，右边是滑坡，左边是万丈悬崖，车窗外是翻着白浪的雅鲁藏布江，但我们看到了最为原始和壮观的自然风光。后面的旅程，我们期待着看到更美更震撼的风景……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说回故事本身。这电影跟《喜剧之王》的主题差别其实很大。周星驰演绎的是草根小人物，但《煎饼侠》再不济也是一个明星。这电影同样不是《鸟人》，《鸟人》里迈克尔·基顿梦想的光辉起码是演艺的高峰，而且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煎饼侠》里“大鹏”的梦想呢？是拍一部超级英雄的电影？还是自己去做一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说回故事本身。这电影跟《喜剧之王》的主题差别其实很大。周星驰演绎的是草根小人物，但《煎饼侠》再不济也是一个明星。这电影同样不是《鸟人》，《鸟人》里迈克尔·基顿梦想的光辉起码是演艺的高峰，而且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煎饼侠》里“大鹏”的梦想呢？是拍一部超级英雄的电影？还是自己去做一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说回故事本身。这电影跟《喜剧之王》的主题差别其实很大。周星驰演绎的是草根小人物，但《煎饼侠》再不济也是一个明星。这电影同样不是《鸟人》，《鸟人》里迈克尔·基顿梦想的光辉起码是演艺的高峰，而且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煎饼侠》里“大鹏”的梦想呢？是拍一部超级英雄的电影？还是自己去做一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爸爸缺席  
叶露

知识什么的。”他们都是男性，各自的阐述似乎都带着对自己性别角色的理解，也不乏反思。有女性朋友在讨论中就幽上一默：“敢于冒险，传播知识，买单，嘿嘿，现在妈妈们不是都替代爸爸了？重重的箱子，不也是妈妈大力士一拎而起？”众人大笑。  
小学，中学，参加孩子的家长会，发现，跟以前都是妈妈来参加家长会的情况比，爸爸来参加的人数比率，倒是在越益增加。甚至是一半对一半。也许孩子的学习还是一个家庭中最为重视的。旅行、娱乐什么的，就让爸爸们放纵一下天性啦。

而人生的某种时刻，比如女儿出嫁，一定是由爸爸在婚礼上挽着女儿的手臂，把千金交给新郎。庄重与温情的画面，感动现场来宾。这个特殊时候的爸爸，可不能像家庭旅游一般，能逃则逃。  
朋友的女儿举办婚礼时，他作为父亲没有像别的父亲一样，牵着女儿的手，把她的手交到新郎手中，

透的悲伤我执。生命里最深刻的一段记忆，原来还只不过是男女，是自己，而非“故事”。  
(张爱玲小说的德语翻译者和研究者、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马海默先生，在今年书展的“文学对话”，将使读者对张爱玲作品研究有新的见识。——编者)

拉姆拉错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天女之魂湖”，湖面海拔5000多米，为一高山淡水湖，湖面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形似椭圆，犹如群山环抱的一面镜子，景致秀美。  
此次的西藏之行，我们特别安排了去看圣湖。一大早，我们便整装出发，前往海拔五千多米的圣湖拉姆拉错。汽车从林县出发经过朗县、加查县，一路上，人车稀少，途中遇到5次边防部队的哨卡查验身份，沿途的蓝天、白云、雪山、圣湖，使我们暂时忘了悄然而至的高原反应，驱车7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拉姆拉错。到了圣湖的山脚下，我们正准备下车，突然下起了大雨并夹着冰雹，无奈被困在了车里，气氛一下子沉闷起来，大家千里迢迢来到西藏，舟车劳顿，一路颠簸赶到这里，就这白白来了吗？同伴中几位年长者都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我只好暗暗祈祷老天被我们的虔诚感动。突然，不知谁叫了起来：太阳出来了！果然，雨停了，山路上尽管湿漉漉的，但洒满了阳光，大家立即兴奋起来，经过商量后决定，我和老马体力尚好，由导游普次带领上山看湖。我们仨准备了一番，装上上阵，只带了一小瓶水和手机就上山了。没走了几步，我们就气喘吁吁，耳边除了呼呼的风声，只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好像要蹦出胸膛。坡陡路滑，走50米，就歇一歇，喝口水，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仰望无尽的山路，我真想打退堂鼓了，回头看看老马，嘴唇微紫，大口喘着气，我不禁怀疑：是否能上得去？好在导游普次一路上一直搀扶着我们，不断地给我们加油鼓劲。走走歇歇，不知不觉成功地抵达了山顶。山顶的观景台实在是太小，根本算不上观景台，另一面就是悬崖峭壁，经幡和玛尼堆布满山头，山顶的石头上坐着十来个藏民、僧侣和游客，他们或手持念珠，或嘴唇翕动，或只是默默呆坐着望着湖面，非常虔诚。我凝望着传说中神奇的圣湖，湖面在阳光和山风中可见层层涟漪，却始终望不见湖中的幻像，望不见自己的前世今生，但坐在这寂静的山巅，想起一路的艰苦跋涉，想起当下的心情，不禁虔诚地祈祷起来。下山的路轻松多了，可是半路上又刮起了大风，还下起了雨并夹着冰雹，我们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在这节骨眼上，老马的鞋带松了，此时虚弱的他已无力蹲下身子系鞋带了，普次蹲下身子帮他系好了鞋带，又用他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了我冰冷的手，我的内心涌过一阵暖流，为他的淳朴善良而感动，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顺利下了山。

告别拉姆拉错，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行进，这一路都是没有修好的石子路，非常颠簸，右边是滑坡，左边是万丈悬崖，车窗外是翻着白浪的雅鲁藏布江，但我们看到了最为原始和壮观的自然风光。后面的旅程，我们期待着看到更美更震撼的风景……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说回故事本身。这电影跟《喜剧之王》的主题差别其实很大。周星驰演绎的是草根小人物，但《煎饼侠》再不济也是一个明星。这电影同样不是《鸟人》，《鸟人》里迈克尔·基顿梦想的光辉起码是演艺的高峰，而且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煎饼侠》里“大鹏”的梦想呢？是拍一部超级英雄的电影？还是自己去做一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说回故事本身。这电影跟《喜剧之王》的主题差别其实很大。周星驰演绎的是草根小人物，但《煎饼侠》再不济也是一个明星。这电影同样不是《鸟人》，《鸟人》里迈克尔·基顿梦想的光辉起码是演艺的高峰，而且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煎饼侠》里“大鹏”的梦想呢？是拍一部超级英雄的电影？还是自己去做一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说回故事本身。这电影跟《喜剧之王》的主题差别其实很大。周星驰演绎的是草根小人物，但《煎饼侠》再不济也是一个明星。这电影同样不是《鸟人》，《鸟人》里迈克尔·基顿梦想的光辉起码是演艺的高峰，而且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煎饼侠》里“大鹏”的梦想呢？是拍一部超级英雄的电影？还是自己去做一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爸爸缺席  
叶露

知识什么的。”他们都是男性，各自的阐述似乎都带着对自己性别角色的理解，也不乏反思。有女性朋友在讨论中就幽上一默：“敢于冒险，传播知识，买单，嘿嘿，现在妈妈们不是都替代爸爸了？重重的箱子，不也是妈妈大力士一拎而起？”众人大笑。  
小学，中学，参加孩子的家长会，发现，跟以前都是妈妈来参加家长会的情况比，爸爸来参加的人数比率，倒是在越益增加。甚至是一半对一半。也许孩子的学习还是一个家庭中最为重视的。旅行、娱乐什么的，就让爸爸们放纵一下天性啦。

而人生的某种时刻，比如女儿出嫁，一定是由爸爸在婚礼上挽着女儿的手臂，把千金交给新郎。庄重与温情的画面，感动现场来宾。这个特殊时候的爸爸，可不能像家庭旅游一般，能逃则逃。  
朋友的女儿举办婚礼时，他作为父亲没有像别的父亲一样，牵着女儿的手，把她的手交到新郎手中，

透的悲伤我执。生命里最深刻的一段记忆，原来还只不过是男女，是自己，而非“故事”。  
(张爱玲小说的德语翻译者和研究者、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马海默先生，在今年书展的“文学对话”，将使读者对张爱玲作品研究有新的见识。——编者)

拉姆拉错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天女之魂湖”，湖面海拔5000多米，为一高山淡水湖，湖面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形似椭圆，犹如群山环抱的一面镜子，景致秀美。  
此次的西藏之行，我们特别安排了去看圣湖。一大早，我们便整装出发，前往海拔五千多米的圣湖拉姆拉错。汽车从林县出发经过朗县、加查县，一路上，人车稀少，途中遇到5次边防部队的哨卡查验身份，沿途的蓝天、白云、雪山、圣湖，使我们暂时忘了悄然而至的高原反应，驱车7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拉姆拉错。到了圣湖的山脚下，我们正准备下车，突然下起了大雨并夹着冰雹，无奈被困在了车里，气氛一下子沉闷起来，大家千里迢迢来到西藏，舟车劳顿，一路颠簸赶到这里，就这白白来了吗？同伴中几位年长者都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我只好暗暗祈祷老天被我们的虔诚感动。突然，不知谁叫了起来：太阳出来了！果然，雨停了，山路上尽管湿漉漉的，但洒满了阳光，大家立即兴奋起来，经过商量后决定，我和老马体力尚好，由导游普次带领上山看湖。我们仨准备了一番，装上上阵，只带了一小瓶水和手机就上山了。没走了几步，我们就气喘吁吁，耳边除了呼呼的风声，只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好像要蹦出胸膛。坡陡路滑，走50米，就歇一歇，喝口水，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仰望无尽的山路，我真想打退堂鼓了，回头看看老马，嘴唇微紫，大口喘着气，我不禁怀疑：是否能上得去？好在导游普次一路上一直搀扶着我们，不断地给我们加油鼓劲。走走歇歇，不知不觉成功地抵达了山顶。山顶的观景台实在是太小，根本算不上观景台，另一面就是悬崖峭壁，经幡和玛尼堆布满山头，山顶的石头上坐着十来个藏民、僧侣和游客，他们或手持念珠，或嘴唇翕动，或只是默默呆坐着望着湖面，非常虔诚。我凝望着传说中神奇的圣湖，湖面在阳光和山风中可见层层涟漪，却始终望不见湖中的幻像，望不见自己的前世今生，但坐在这寂静的山巅，想起一路的艰苦跋涉，想起当下的心情，不禁虔诚地祈祷起来。下山的路轻松多了，可是半路上又刮起了大风，还下起了雨并夹着冰雹，我们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在这节骨眼上，老马的鞋带松了，此时虚弱的他已无力蹲下身子系鞋带了，普次蹲下身子帮他系好了鞋带，又用他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了我冰冷的手，我的内心涌过一阵暖流，为他的淳朴善良而感动，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顺利下了山。

告别拉姆拉错，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行进，这一路都是没有修好的石子路，非常颠簸，右边是滑坡，左边是万丈悬崖，车窗外是翻着白浪的雅鲁藏布江，但我们看到了最为原始和壮观的自然风光。后面的旅程，我们期待着看到更美更震撼的风景……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说回故事本身。这电影跟《喜剧之王》的主题差别其实很大。周星驰演绎的是草根小人物，但《煎饼侠》再不济也是一个明星。这电影同样不是《鸟人》，《鸟人》里迈克尔·基顿梦想的光辉起码是演艺的高峰，而且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煎饼侠》里“大鹏”的梦想呢？是拍一部超级英雄的电影？还是自己去做一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才会笑得更好心。

说回故事本身。这电影跟《喜剧之王》的主题差别其实很大。周星驰演绎的是草根小人物，但《煎饼侠》再不济也是一个明星。这电影同样不是《鸟人》，《鸟人》里迈克尔·基顿梦想的光辉起码是演艺的高峰，而且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煎饼侠》里“大鹏”的梦想呢？是拍一部超级英雄的电影？还是自己去做一

个超级英雄？这一点太混乱了。如果说前者，他开拍“戏中戏”本身就是个不情不愿的事情，还上钱了就要放弃。最后那场大戏？坐在监视器那里当导演的分明是曾志伟好吗？如果是后者，大鹏也根本没说清楚。“戏中戏”里展现的都是什么？只是一个路人见到劫掠的见义勇为，岳云鹏那段儿还算不上，纯粹是女朋友被撬了之后的私下报复。“超级英雄”，超级在什么地方？所以，《煎饼侠》是一部价值观有些模糊的电影，主角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反倒是几个配角的形象更加清晰，尤其是最后转行去卖保险的狗前仔，那一句“先生，您可以来不买，但不要骂人好吗？”让人无比感叹。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让你在某些点上笑出来，在某些点上形成一定的感触，却没办法被整个故事打动。毕竟，主角算不上小人物，再落魄的明星，也还是有资源可以动用，这跟真正的“屌丝”，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电影。

二师兄  
如，你根本不认识柳岩，而她在电影里又没有刻意露胸，所以你对她那段“借胸上位”的言论不可能有太多共鸣。比如，你没看过邓超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当然也只能看到邓超的烦躁，不会明白他被绑架那段儿里面，耳机里放的那段“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该片主题歌）究竟为什么让邓超那么HIGH。毫无疑问，剧本里很多梗的设置是用了心的。但这些梗的作用，除非在你对这些人物有一定了解的时候